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上尉的女儿



THE CAPTAIN'S DAUGHTER

涵味文艺出版社

[俄]普希金 著
石国雄 译

纸生态书系 · 外国文学典藏

上尉的女儿



THE CAPTAIN'S DAUGHTER

[俄] 普希金 著
石国雄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尉的女儿/(俄罗斯)普希金著;石国雄译. -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80640-730-8

I. 上… II. ①普…②石…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192 号

上尉的女儿

作者:[俄]普希金 著 石国雄 译

责任编辑:陈世华 唐晓燕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

邮编:350012

开本:780×980 毫米 1/16

字数:210 千字

印张:10.1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730-8/I·457

定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渐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求新求变求美的需要，让海峡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众多的版本中脱颖而出，我社决定在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增加一批新品种，以“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的丛书名推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使用功能和装帧印制上都力求创新，具有以下显著特色：

一、采用异型16开本，凸显纸质出版物品味，美观大方。

二、请名家设计封面，构图庄重典雅，赏心悦目。

三、内文用5号细圆体印刷，并加适当修饰，版式活泼秀丽。

四、增加相关链接和阅读手记两大板块。相关链接的内容包括该作家的其他作品精彩片段、该作家小传、该作家及作品评论和部分同时代作家风格相似的作品精彩片段。阅读手记留白，给读者以品评赏读即兴发挥的空间和乐趣。

愿“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能得到您的喜爱。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月

目 录

暴风雪	1
驿站长	9
杜布罗夫斯基	16
黑桃皇后	62
上尉的女儿	80
“我用七弦琴唤醒过善良的感情” ——普希金的小说及《上尉的女儿》	152



暴风雪

马儿在丘岗上奔驰，
践踏着深深的积雪……
就在路旁可以看到
孤零零的神圣教堂。

……………
四周围暴风雪骤起，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
黑乌鸦拍扇着翅膀，
盘旋在雪橇的上空，
它的啼吟预兆悲哀！
马儿扬鬃急忙奔跑，
敏视着黑暗的远方……

——茹科夫斯基

在值得我们纪念的时代，1811年年底，善良的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P住在自己的领地涅纳拉多沃。他以热情好客和亲切殷勤而闻名于四邻八方。邻居们经常到他这儿来吃啊，唱啊，跟他的妻子玩五戈比输赢的波士顿牌，而有些人则是为了看上一眼他们的女儿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她是个长得苗条、脸色苍白的十七岁少女。她被认为是个富有的新娘，许多人觊觎着她，把她看做是给自己或是给自己儿子作媳妇的对象。

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是在法国小说的熏陶下长大的，因而她也恋爱了。她所选中的意中人是一个贫穷的陆军准尉。当时他正在乡下休假。不言而喻，年轻人自然对她燃起了同样的热情。而他的恋人的父母发现了他们彼此倾心，便禁止女儿想念他，对他的接待也日渐冷淡，甚至连一个退休的陪审官也不如。

我们的恋人于是便通信，每天在松树林里或在一座古老的小教堂附近幽会。在那里他们彼此发誓永远相爱，抱怨命运，并作着各种设想。他们就这样通信和交谈，很自然，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既然我们彼此少了谁就不能生活，冷酷的父母的旨意又阻碍着我们的幸福，那



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奴》精彩片段：

1. 平日别人看待黑人好似一个怪物，包围他，问候他，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这种好奇心虽然被友好的姿态所掩盖，但着实伤透了他的自尊心。几乎是活动的惟一目的的那件事，即妇女们的青睐，不但没有使他洋洋得意，反而使他痛苦和愤怒。他觉得，对于她们来说，他是某种稀有动物，是偶然被带进跟他毫不相干的世界里来的一个陌生的特殊品种。他甚至羡慕那些谁也不在意的人物，认为他们的卑微反而是一种幸福。

么，没有他们的意志，我们就不行吗？当然，这个难得的主意首先是年轻人想出来的。富有罗曼蒂克想像的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非常喜欢这个主意。

冬天来临了，也中断了他们的约会，但是通信却变得更为积极。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每一封信中都恳求她委身于他，跟他秘密结婚，躲藏一段时间，然后跪倒在父母脚下。他们最后当然会被这对情人的恒心和不幸所感动，于是一定会对他们说：“孩子们，投到我们怀抱里来吧！”

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长久地犹豫着。许多逃跑的计划都被否定了。最后她同意了。在约好的那一天，她应该不吃晚餐，借口头痛躲到自己房间里。她的婢女也参与了密谋。她们俩应该经过后台阶走到花园里，在花园外找到事先准备好的雪橇，坐上它向离涅纳拉多沃五俄里的扎德里诺村驶去，直接驶往教堂。弗拉基米尔应该在那里等她们。

决定行动那一天的前夜，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整夜没有睡觉。她收拾着东西，包了些内衣和裙子，给她的女友、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写了一封长信，又给自己父母另写了一封，她用最能打动人的词语向他们告别，用不可克服的热情的力量来为自己的过错辩解。信的结尾是，如果允许她扑倒在她最亲爱的父母脚下，她将把它看做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她用图拉火漆印封好了两封信，火漆印上又刻画上两颗火热的心和适当的题词。在黎明前才扑倒在床上，打起盹来，但是可怕的梦魇又不时惊醒她。一会儿她觉得，就在她坐上雪橇要去举行婚礼的那一刻，她的父亲阻拦了她，而且以令人痛苦的速度在雪地上拖着她走，把她抛到一个黑暗无底的地窖里……而她则有一种说不出的心脏屏息不动的感觉，拼命地向下飞坠……一会儿她看见了弗拉基米尔，他躺在草地上，脸色发白，鲜血淋漓，他快要死了，用尖细的声音哀求她赶快与他结婚……另外还有一些散乱的、无意义的梦一个接一个在她眼前飞过。最后她起来了，比平时更为苍白，而且真的头痛了。父亲和母亲发现她的不安，他们柔爱的关切和不停的询问（“你怎么啦，玛莎？你是不是病了，玛莎？”）撕裂着她的心。她竭力安慰他们，想装出很快活的样子，但是做不到。晚上降临了，想到已经是最后一次在自己家里度过一天的念头揪紧了她的神经。她勉强才显出一点生气。她偷偷地跟所有的人、跟她周围所有的东西告别。

晚饭送上来了。她的心激烈跳动着。她用哆嗦的声音称，她不想用晚餐，便向父母告别。他们吻了她，像平常那样，祝福她。她差点要哭起来。来到自己房间后，她倒在扶手椅里，泪如雨下。婢女劝她镇定下来，振作起精神。一切都已准备好了。过半小时玛莎就得永远离开父母的家、自己的房间、平静的少女生活……外面是暴风雪，风吼着，百叶窗颤动着，发出响声。她觉得一切都是一种威胁和不祥的预兆。很快家里一切都静下来了，沉睡了。玛莎裹着披肩，穿上暖和的外衣，手里拿着自己的小箱子，走到后台阶上。婢女拿着两个包裹，跟在她后面。她们走进了花园。暴风雪没有停。迎面刮着风，仿佛用劲要阻拦年轻的女罪人。她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花园尽头。大路上雪橇等着她们。马匹快冻僵了，不肯在原地站着。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车辕前走来走去，设法制止不安分的马匹。他帮小姐和婢女坐好，放好包裹和



箱子,拿起缰绳,马匹就奔驰而去。现在我们暂且把小姐交付给命运的保护和车夫捷列什卡驾车的本领,再转过来谈谈我们的年轻情人。

弗拉基米尔整天坐着车到处奔走,上午他在扎德里诺村的神父那里,好不容易才跟他说妥,后来又到处找证人。他去找的第一个人是退役的骑兵少尉、四十岁的德拉温,他乐意地答应了。他说,这件不寻常的事使他想起过去的时光和骠骑兵的淘气事。他劝弗拉基米尔留在他那里吃午饭,并要他相信,再要找两个证人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午饭后马上就来了留着小胡子、靴跟上钉马刺的土地测量员施米特和警察局长上尉的儿子、不久前才加入骑兵的十六岁的男孩。他们不仅接受了弗拉基米尔的提议,甚至还向他发誓,愿为他牺牲生命。弗拉基米尔欣喜地拥抱了他们,就回家去作准备了。

天早已黑下来了。他派自己可靠的车夫捷列什卡驾三套雪橇去涅纳拉多沃,并作了详尽周密的嘱咐,同时吩咐给自己套一匹马的小雪橇,就不用车夫自己一个人去扎德里诺。过两小时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也应该到那里。路,他是熟悉的,全程总共才二十分钟。

但是,弗拉基米尔刚驶出村外,来到田野,就刮起风来,而且暴风雪那么厉害,使他什么都看不见。一分钟之内,路被封住了,周围消失在一片黄澄澄的混沌的雾霭之中。透过这雾霭飞扬着的鹅毛大雪,天和地交融在一起了。弗拉基米尔身处田野,想重新回到路上来,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马匹走得不对头,常常一会儿走上了雪堆,一会儿陷于坑里,雪橇不时地翻倒。弗拉基米尔竭力使自己不要迷失真正的方向,但是他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了,他还没有抵达扎德里诺的小树林,又过了十分钟光景,还是看不到小树林。弗拉基米尔就从横布着许多深沟的田野上走。暴风雪不停,天空也不明朗。马开始疲乏了,而他也汗流如注,尽管他常常陷进齐腰深的雪中。

终于他看到,他驶的不是那个方向。弗拉基米尔停下来,开始思考、回忆、揣度。他确信应该朝右走,他向右驶去。他的马勉强举着步。他在路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扎德里诺应该不远了。但是,他驶啊驶,田野却没有尽头,全是雪堆和沟壑。雪橇不时地翻倒,他不断地扳正过来。时间在消逝。弗拉基米尔开始强烈地不安起来。

终于在一旁有什么东西黑乎乎的。弗拉基米尔拐向那里,驶近了,他看清是小树林。谢天谢地,他想,现在近了。他在小树林旁驶着,希望能立即赶到熟悉的路上,或者绕过树林,扎德里诺就在它后面。很快他就找到了道路,驶进了冬天掉光了叶片的树林的漆黑之中。风在这里不能肆虐逞狂了。路是平坦的,马匹也有了精神。弗拉基米尔这才放下心来。

但是他驶啊驶啊,扎德里诺还是没有见到。树林没有尽头。弗拉基米尔惊恐地看到,他错进了一个陌生的森林,绝望袭住了他。他抽了一下马,可怜的动物开始小跑起来,但不久就慢了下来,过了一刻钟便一步步踏着走了。尽管可怜的弗拉基米尔尽了一切努力,也仍无济于事。

渐渐地树木开始稀少了。弗拉基米尔驶出了森林,却看不到扎德里诺。应该是半夜光景了。泪水涌出了眼睛。他走错了。乌云散开了。他面前横卧着覆盖着白色波纹地毯般的一片



相关链接

2. 不管怎么说,不怀希望、不求报答的爱情肯定比一切工于心计的引诱更能打动一个女人的心。伊卜拉金姆来了,伯爵夫人跟他形影不离,倾听他谈话。他走了,她就心事重重,陷入常有的那种软绵绵、懒洋洋的状态……

平原。夜色十分明净。他看见了不远处有一座由四五家院落构成的小村庄。弗拉基米尔朝它驾去。在第一家小屋旁他跳下雪橇,跑向窗口,敲起窗来。过了几分钟,木百叶窗掀起来了,一个老头伸出他那白胡子来。“干什么?”“扎德里诺远吗?”“扎德里诺远吗?”“是的,是的!远吗?”“不远,十俄里就到。”听到这样的回答,弗拉基米尔揪住自己的头发,一动不动地站着,犹如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一般。

“你从哪里来?”老头继续说。弗拉基米尔没有心绪回答问题。“老人家,”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搞几匹马,拉我到扎德里诺去?”“我们哪来的马?”这老汉说。“那么我能不能哪怕是找个向导?我会付钱的,随便他要多少。”“等一下,”老头放下了百叶窗,说,“我派儿子去送你。”弗拉基米尔开始等待。不到一分钟,他又开始敲窗。“干什么?”“你儿子怎么样?”“马上就出来,在穿鞋。也许你冻了吧?进来暖和暖和。”“谢谢,快些叫你儿子来吧。”

门吱嘎响了。小伙子拿着一根粗棍子走了出来。他走在头里,一会指点着,一会探寻盖满了积雪的道路。弗拉基米尔问他:“几点钟了?”“很快就天亮了。”年轻农民回答说。弗拉基米尔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公鸡啼鸣了。当他们到达扎德里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教堂门锁着。弗拉基米尔付给向导钱,驶进院子找神父。院子里没有他那辆三套马的雪橇。会是什么样的消息等待着他呢?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涅纳拉多沃善良的地主们那里,看看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什么事也没有。

老人们醒来,走到客厅里。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戴着睡帽,穿着厚绒布上衣。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穿着棉睡衣,端上了茶炊。于是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派女仆去探问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身体怎么样,她睡得可好。女仆回来报告说,小姐睡得不好,但是她现在好些了,马上就到客厅来。真的,门开了,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走上前来,向亲爱的爸爸、妈妈问安。

“你头痛怎样了,玛莎?”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问。“好些了,爸爸。”玛莎回答。“你昨天一定中煤气毒了。”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说。“也许是,妈妈。”玛莎回答。

一天平安地过去了,但是到了夜里,玛莎就病了。家里派人去城里请医生。傍晚时医生来了,发现病人说胡话,生起了一场严重的热病。可怜的病人两个星期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

家里谁也不知道原打算私奔的事。前夜写好的信焚毁了。她的婢女害怕老爷发怒,对谁也没透一点风声。神父、退役的骑兵少尉、小胡子的土地测量员和小枪骑兵都是谦恭质朴的人,也没有多嘴。车夫捷列什卡从来也不多说什么,即使喝醉了也是这样。这样,秘密就让这半打多的同谋们保住了。但是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自己一直处在说胡话的状态中,这倒泄露了自己的秘密。然而她的话与什么都对不起头来,因此,寸步不离她床头的母亲从中能够听懂的只是她女儿爱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爱得要死,爱情一定是她的病因。她跟自己丈夫商量,跟一些邻居商量。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看来,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的命运就是这样,命中注定的事逃不了,贫穷不是罪过,不是与财富而是与人过日子,诸如此类。当我们自



己很难能想出为自己辩解理由的时候,道德格言在这种情况下就惊人地有用。

这期间小姐开始恢复健康了。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家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了。他被平时受到的接待吓坏了。他们决定派人去叫他来并告诉他意外的喜讯:同意结婚。但是,他们收到他的一封半疯狂的信算是对他们邀请的答复。涅纳拉多沃的主人们是多么惊诧呀!他向他们声称,他的脚再也不会跨进他们家,并请求忘记他这个不幸的人,对他来说,死是惟一的希望。过了几天他们获悉,弗拉基米尔去军队了,这是1812年。

他们很久都未敢把这一情况告诉正在康复的玛莎。她也从不提到弗拉基米尔。几个月过去了,玛莎在鲍罗金诺战役中立功和受了重伤者的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便晕了过去。父母害怕她的热病再复发,但是,谢天谢地,昏厥没有引起什么后果。

另一个悲哀又降临到她身上: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去世了,留下她作为全部庄园的继承人。但是遗产并不能慰藉她。她真诚地分担了可怜的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的哀痛,发誓永远不与她分离。她们俩离开了涅纳拉多沃这个让人引起悲伤回忆的地方,去××领地生活。

在这里也有许多求婚者在可爱而富有的未婚小姐周围打转,但是她没有给任何人一丝希望。母亲有时候劝她为自己选择一个朋友,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摇摇头,陷于沉思之中。弗拉基米尔已经不在,他死在莫斯科。正当法国人进入城市的前夕,怀念他对玛莎来说是神圣的,至少她珍惜能够想起他的一切:他曾经读过的书、他的画、他抄给她的乐谱和诗。邻居们知道这一切,都对她的始终不渝感到惊讶,并怀着好奇心等待着,哪一位英雄最终能战胜这位贞洁的阿尔其美斯^①悲伤的忠诚。

这期间战争光荣地结束了,我们的军队从国外回来了。人民跑去迎接他们,音乐奏起了凯旋的歌曲:Vive Heuri-Quatre^②,若孔德^③中的蒂罗列斯华尔兹舞曲和咏叹调。军官们出征时几乎还是少年,经过战斗的磨练都成熟了,现在挂满了十字勋章回来了。士兵们彼此愉快地交谈着,话中不时掺杂着一些德语和法语词汇。真是个难忘的时刻!荣誉和欣喜的时刻!在说到祖国这个字眼时,俄罗斯的心搏动得多么强烈啊!相会的泪水是多么甜蜜啊!我们把人民的骄傲和爱戴沙皇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又是多么齐心协力啊!而对于沙皇来说,这又是怎样的时刻呀!

妇女,俄罗斯妇女那时是无与伦比的。她们平时的冷漠消失了,她们的狂喜真正是令人陶醉的,她们迎接胜利者,高喊乌拉,而且把帽子抛到空中,那时的军官中谁不承认他所得到的最好、最宝贵的奖赏是应归功于俄罗斯妇女的?……

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时刻,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与母亲住在××省,因此没有看到两个

① 古希腊皇后,她的忠贞为后人所称道。

② 法语:亨利四世万岁!

③ 法国的滑稽歌剧。



相关链接

3. 没有什么东西比旁人的鼓励更能使爱火燃烧起来。爱情是盲目的，它不相信自己，却手忙脚乱地去争取任何支持。

首都如何欢庆军队凯旋的情景。但是，在县城和农村普天同庆的狂欢也许还更热烈。在这些地方，军官的出现对他来说就是真正的胜利。身穿燕尾服的情人与他相比就大为逊色了。

我们已经说过了，尽管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态度冷漠，她的周围仍像过去那样有许多追求者。当她的楼阁里出现受伤的骠骑兵上校布尔明后，大家便退却了。上校钮孔上别着圣乔治勋章，如当地小姐说的，“脸色苍白得动人”。他二十六岁，来到与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毗邻的领地休假。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对他不同一般。他在场时，她那通常的沉思默想消失了，变得活泼起来。不能说她是跟他卖俏调情，但是诗人注意到她的行为会说：Se amor non è che dunge?^①……

布尔明确实是一位很可爱的年轻人。他正具有女人们所喜欢的那种聪明：他彬彬有礼，善于观察人，没有任何自命不凡，但又有些不在乎的嘲讽味道。他对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的举止态度是朴实的、随便的，但是无论她说什么或做什么，他的心灵和目光总是追随着她。他似乎是一个性格安详、谦恭的人。但是传闻却肯定说，他曾经是个十足的浪子，但这无损于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对他的看法，她（正像所有的年轻小姐一样）愿意原谅他的荒唐。

但是，年轻骠骑兵的沉默最……（比他的温情、比愉快的交谈、比动人的苍白、比绑着的手）最激起她的好奇心和想像。她不能不意识到，他很喜欢她；而他凭着自己的聪明、经验也一定已经发觉，她对他与众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至今还未见到他跪倒在她脚下，还未听到他的表白呢？是什么阻止了他？是与真正的爱情不可分开的胆怯？还是高傲？还是狡猾的追逐者的故作姿态？这对她来说是个谜。好好斟酌一番后，她得出结论，羞怯是惟一的原因。于是她决定用对他更多的关注来鼓起他的勇气，如果情境许可的话，甚至准备用柔情来鼓励他。她打算来个最出其不意的结局，并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期待着罗曼蒂克的表白爱情的时刻到来。秘密，无论是哪一种，总会使女人感到难受。她的战略行动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至少布尔明陷入了若有所思的状态，他的黑眼睛火辣辣地盯着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决定性的时刻好像已经临近了。邻居们议论着婚礼，仿佛事情已经有了结果，而善良的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感到很高兴，因为女儿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相配的未婚夫。

有一天老夫人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摆牌卦。布尔明走进房间，马上就探询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在哪里。“她在花园里，”老夫人回答说，“到她那儿去吧，我在这里等候你们。”布尔明走了。老夫人划着十字，想：“也许今天事情就有结果了！”

布尔明在池塘边一棵柳树下找到了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她手中拿着书，穿着白色裙子，就像小说中真正的女主人公一样。在最初一些问话以后，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故意中断了谈话，这样就加强了彼此的忸怩局促，只有突然的坚决表白才能摆脱窘境。果然事情就

① 意大利语：如果这不是爱情，那又是什么？



这样发生了：布尔明感到自己处境窘迫，便声称，他早就寻找机会要向她敞开心扉，因此要求她能倾听他一会儿。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合上书，垂下眼睛，表示同意。

“我爱您，”布尔明说，“我热烈地爱着您……（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脸红了，头埋得更低了。）我的行为很不谨慎，使自己忘情于一种美好的习惯，即习惯于每天看见您和听到您的声音……（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想起了圣·蒲列艾^①的第一封信。）现在要来抗拒我的命运已经晚了，想起您，您那无与伦比的形象，今后将是我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但是我仍得履行一种沉重的义务，要向您揭露一个可怕的秘密，承认在我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它总是存在的，”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敏捷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永远不会成为您的妻子……”“我知道，”他轻轻地回答她说，“我知道，您从前爱过人，但是亡故和悲哀已经三年了……善良的亲爱的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尽量别使我失去最后的安慰。我有一个想法：您会同意使我幸福的，假如……别做声，看在上帝面上，别做声，您简直在撕碎我的心。是的，我知道，我感觉到，您会是我的妻子，但是——我是个最不幸的人……我是个已婚的人！”

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我已结过婚，”布尔明继续说，“我结婚已经有四个年头了，可是我不知道，谁是我的妻子，她在哪儿，我是否应该在某个时候见她！”

“您在说什么呀？”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惊叫了一声，“这多奇怪！您说下去，然后再我说……说下去，请讲。”

“1812年初，”布尔明说，“我急着去维利卡，我们的团驻扎在那儿。有一天很晚了，我来到一个驿站。我本来已吩咐尽快套马，却突然起了可怕的暴风雪。驿站长和车夫便劝我等暴风雪过去再走。我听从了他们。但是一一种莫名的不安主宰了我，仿佛有人在催促我似的。这时暴风雪并没有停息，我忍耐不住，又吩咐套马，就冒着大风雪上路了。车夫想出来沿河走，这样我们可以缩短三俄里路程。河岸覆盖着积雪，车夫驾车驶过了大路，这样我们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暴风雪没有停。我看见了一点火花，便吩咐驶往那里。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在木教堂里有灯火，教堂门开着，围墙外停着几辆雪橇。有人在教堂门阶上走来走去。‘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有几个声音喊了起来。我吩咐车夫驶到跟前。‘饶了我们吧，你在什么地方耽搁了？’有人对我说，‘新娘昏过去了，神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准备驾车回去了，快出来吧！’我默默地跳出雪橇，走进了教堂，那里两三枝蜡烛发出微弱的光亮。姑娘坐在教堂黑暗的角落里的一张凳子上，另一个姑娘在给她擦太阳穴。‘谢天谢地，’后面那个姑娘说，‘好不容易您算是来了，您差点没要了小姐的命。’老神父走到我跟前问：‘您吩咐开始吗？’‘开始吧，开始吧，神父。’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他们扶起了姑娘。我觉得她不难看……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可原谅的轻浮……我站在她旁边面对着诵经台。神父急忙开始：三个男人和一个婢女扶着新娘，只顾忙着照料她。给我们举行婚礼了。‘接吻吧。’他们对我们说。我的妻子

① 法国作家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中的男主人公。



相关链接

4. 伊卜拉金姆觉得，他的命运应当改变了。他跟伯爵夫人的关系或迟或早会传到伯爵的耳朵里去。在那种情况下，不论发生什么事，伯爵夫人身败名裂必不可免。他爱得很热烈，也同样热烈地被爱。但伯爵夫人是任性的和轻浮的，她不是第一次恋爱了。厌恶和仇恨可能替代她心中最温柔的感情。伊卜拉金姆已经预见到她冷淡的时刻的到来。直到如今他还不曾尝过妒嫉的滋味，但他怀着恐惧之情预感到了它。他想，别离的痛苦应当是较少折磨人的。他已决意掐断这不幸的关系，离开巴黎去俄国。

把她苍白的脸转向了我，我本想吻她一下……她惊叫起来：‘呀，不是他！不是他！’便倒了下去，失去了知觉。证人们用惊恐的眼睛盯住我。我转过身，畅通无阻地走出了教堂，奔向马车，喊了一声：‘走！’”

“我的天哪！”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喊了起来，“您不知道，您那可怜的妻子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布尔明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举行婚礼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也不记得是从哪个驿站动身的。那时我认为，我的这一有罪的恶作剧无关紧要，离开教堂就酣然入睡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已经是在第三个驿站了。当时跟我在一起的仆人在行军中死了，因此我就再没有希望找到那个女人。我是这么冷酷地拿她开了玩笑，现在她就这么无情地进行着报复。”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玛里娅·加夫里洛夫娜抓住他的手说，“这么说，这就是您！您认不出我吗？”

布尔明脸色变白了……扑倒在她的脚下……

(1830年)



驿 站 长

最低等的文官

驿站的独裁者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跟他们吵过架?谁在气愤的时候不向他们要那本要命的小册子,好在上头写下自己对他们的压迫、粗暴和怠慢表示不满的无用的牢骚?谁不把他们看做是人类的恶棍,无异于死去的小公务员或者至少是穆罗姆强盗?但是,我们也要说句公道话,尽量设身处地想一想,也许评论起他们来就会宽容得多。驿站长是什么人?十四等文官,真正的受苦受难者。这样的官职仅仅能使他免受殴打,就这点也并非总能幸免于难(我寄希望于我的读者的良心)。被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戏称为独裁者的职责是怎样的呢?不是真正的服苦役吗?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不得安宁。旅行者把寂寞的旅行所积累的全部怨气都发泄到驿站长身上。天气令人厌恶,道路恶劣难行,车夫脾气固执,马匹不肯驾车——这一切全变成是驿站长的罪过。过客一走进他那贫寒的住所,就像望着仇敌一样望着他。如果他能很快摆脱不速之客,那还好,但是,如果正碰上没有马呢?……天哪!会有怎样的辱骂,怎样的威吓,劈头盖脸而来呀!逢到下雨和泥泞的日子他也不得不挨家挨户奔来奔去;遇到暴风雪,耶稣受洗节前后的严寒他也会躲到前室去,只是为了躲开发怒的住宿者的喊叫和推搡,能有一刻的安宁。来了将军,颤栗的驿站长要把最后的两组三套马给他用,其中有一部还是特别快的,将军一声道谢也不说就走了。而过了五分钟,又响起了铃声!……信使把自己的驿马使用证扔到他的桌上!……我们只要好好想想这一切,我们心中就会充满真诚的同情而不是愤懑。还要说上几句话:二十年中我不断旅行,跑遍了俄罗斯的四面八方,几乎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几代车夫也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认识的,也难得有我没有打过交道的。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版所积累的颇有意思的旅途观察材料。暂时我只讲讲,驿站长这一类人给一般人形成的看法是极不真实的。这些受到诽谤的驿站长实质上总的来说是些很平和的人,天性殷勤,喜欢与人共处,淡泊名利,从他们的谈话中(一些过路的老爷轻视这些谈话是不恰当的),可以得到许多有意思有教益的东西。至于我,那么我得承认,他们的谈话比起任何一个因公旅行的六级文官说的话要有意思想得多。



相关链接

很容易就能猜到,在可尊敬的驿站长这类人中有我的朋友。实际上,他们中有一个留给我的记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现在我就打算跟亲爱的读者来谈谈他。

1816年5月底,我沿着现在已废弃的驿道偶然经过××省。我官职很小,坐的是每站换马的驿车,付两匹马的驿马费,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就不太客气,我常常要拼力争得我认为我有权应得的东西。我年轻气躁,当驿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套马放到一位当官老爷的马车上时,我就对他的卑劣和胆怯十分气愤。省长宴会上精明的仆人按官级上菜而不先给我送菜,我也久久不能习惯。现在这两种事我已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了。实际上,如果不用这通用的规则:官敬官,而用另一种规则,比如说,聪明敬聪明,那么,我们会怎样呢!会产生什么样的争论呢?仆人又从谁开始上菜呢?但是我还是讲讲我的故事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离××驿站三俄里的地方开始稀稀疏疏下起雨来,过了一会儿倾盆大雨便把我淋得透湿。来到驿站后,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尽快换衣服,第二件事则是要人给我送茶来。“喂,杜妮娅!”驿站长喊了起来,“把茶炊放上,再去拿些奶油来。”说这些话的时候,从隔板后面走出了个十四岁光景的小姑娘,她跑到前室去了。她的美貌使我震惊。“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驿站长。“是女儿,”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么聪明,这么灵巧,全像她死去的母亲。”这时他开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而我却开始细看起装饰着他那简朴而整洁的住房的画来。这些画画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张画的是戴着睡帽、穿着睡衣的可敬的老头放走一个不安分的青年,后者则急于接受他的祝福和一袋金钱;第二张用鲜明的线条画出了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周围是一群虚伪的朋友和可耻的女人;接下来一幅是,挥霍殆尽的年轻人穿一件破衣服,戴一顶三角帽在放猪,跟它们分吃食料,他的脸上现出深深的悲伤和悔恨;最后一幅描绘了他回到了父亲的身旁,善良的老人还是穿着睡衣,戴着睡帽跑出来迎接他,浪子跪着,远景处厨师在宰一头肥牛犊,兄长正在问仆人这种欢乐的原因。在每一幅画下面我读到了配得很恰当的德国诗。所有这一切,还有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的床和当时在我周围的其他东西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就是现在我也仿佛看见那个主人,他是个五十岁光景的、容光焕发、生气勃勃的人,他穿着一件绿色长礼服,褪色绶带上还有三枚奖章。

我还没来得及付钱给我的老车夫,杜妮娅已经拿着茶炊回来了。这个小俏女第二眼起就发觉到她给我留下了印象,便低下了浅蓝的大眼睛。我开始跟她交谈,她回答我,没有任何羞涩胆怯,犹如见过世面的姑娘一般。我请她父亲阖杯酒,递给杜妮娅一杯茶。我们开始三个人交谈,仿佛早就相识似的。

马早就准备好了,而我还不想与驿站长及他的小女儿分手。最后我向他们告别。父亲祝我一路平安,而女儿送我上马车。在前室里我停下来,请她允许我吻她一下。杜妮娅同意了。

从我干过这件事起,我算得出有过许多次接吻,但是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留给我如此久远和愉快的印象。

5. 我的幸福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幸福,我享受它是违反命运和天意的。你应当不再爱我,爱的魔力应当消逝。这个念头不断追逼着我,甚至每当我看来忘怀一切,在你脚下沉醉在你的自我牺牲的狂恋和无限缠绵的柔情中的时候……轻浮的上流社会事实上无情否定了它理论上认可的东西。它的冷嘲热讽迟早会征服你,使你火样的心肠冷却,而你最终会为了自己的爱情感到羞愧……到那时我将怎么办?不!我宁可死,宁可在那可怕的时刻来到以前离开你……



过了几年,有事情要办,我又走这条驿道,又到那些地方。我想起了老驿站站长的女儿,想到又可以见到她感到很高兴。但是,我思忖,老驿站长可能已经调换了,杜妮娅也一定已经出嫁了。他或她已经死去的念头也闪过我的头脑,所以带着一丝悲愁的预感我到了×××驿站。

马停在驿站小屋旁。我走进房间,马上认出了描述浪子故事的那些画。桌子和床仍在原先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显出一种衰颓、不经心的景象。驿站长睡着,盖着一件皮袄,我的到来惊醒了他。他抬起身来……这正是萨姆松·维林。但是他老得多厉害呀!在他准备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时,我望着他的白发、久未刮过的脸上深深的皱纹、佝偻的背,不能不感到惊讶:三四年工夫怎么会把一个生气勃勃的汉子变成瘦弱的老头?

“你认得出我吗?”我问他,“我和你是老相识了。”

“也许是,”他阴郁地回答,“这儿是条大路,我这儿来过许多过客。”

“你的杜妮娅好吗?”我继续问。

老头皱了皱眉。“上帝知道她。”他回答。

“这么说,看来,她出嫁了?”我说。

老人佯装没有听到我的问话,继续低声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吩咐放上茶壶。好奇心使我不安,我指望潘趣酒会使我的老相识开口。

我没有错,老头没有拒绝来一杯。我发觉罗木酒使他那阴沉的脸色开朗了。第二杯时他就变得话多了,不知是想起来了,还是装出仿佛想起我了。我从他口里知道了那时强烈地吸引我并使我感动的故事。

“这么说,您知道我的杜妮娅喽?”他开始说,“谁又不知道她呢?哎,杜妮娅,杜妮娅!这是个什么样的丫头呀!无论谁经过这里,所有的人都夸她,没有人指责她的。小姐们送东西给她,这个送头巾,那个送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停下来,仿佛是吃中饭或晚饭,实际上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往往是,不论多爱生气的老爷,只要她在就会平心静气地跟我谈话。老爷,相信吗?信差、信使跟她谈话一谈就是半个小时。这个家是靠她操持的,收拾什么啦,准备什么啦,她全都来得及弄好。而我这老傻瓜往往对她看也看不够,喜欢也喜欢不够,难道我不爱我的杜妮娅吗?难道没有给她过快活生活吗?不,灾难是无法幸免的,注定是什么命运就劫数难逃啊。”于是他开始详细地对我讲起自己的痛苦来。

三年前,有一个冬日的傍晚,驿站长正在一本新本子上画线,他女儿在隔板后面缝自己的裙子。一辆三套马车驶近了。过路人戴着契尔克斯的皮帽,穿着军大衣,裹着披风走进房间要求套马。马全都套出去了。一听这消息,旅行者便提高了嗓门,举起皮鞭。但是杜妮娅习惯了这种场面,从隔板后面跑了出来,亲切地问过路者,他是否愿意吃点东西?杜妮娅一出现,便产生了通常的效果。过路人的怒气消了,他同意等马来,给自己要了晚饭。他摘下了湿漉漉、毛茸茸的皮帽,解下披风,脱下军大衣,原来是个有黑黑小胡子的、匀称、年轻的骠骑兵。他在驿站长身边坐下,开始快活地与他和他的女儿交谈。晚饭端上来了,同时马也来了。驿站

 相关链接

6. 伊卜拉金姆认为自己有责任在他的机床旁好好劳动并且力争少去想念巴黎生活的快乐情景。更为困难的事情便是驱除另一种美好的回忆：他时常想念伯爵夫人，想像她理所当然的愤怒、眼泪和颓丧……但是，有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使他揪心：社交界的赏心乐事之中，或有新的纠葛，或会出现另一个幸运儿——他战栗了。嫉妒便在他非洲人的血液里沸腾，而热泪就要在他黑脸上滚下来了。

长吩咐，不要喂饲料，立即把它们套到来人的马车上。但是当他回到屋里时，发现年轻人几乎失去知觉躺在长凳上。他觉得不舒服，头痛得厉害，不可能赶路……怎么办？驿站长把自己的床让给他，并决定，如果病人情况不好转，第二天就派人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病情更糟。他的仆人骑马去城里请医生。杜妮娅把浸了醋的头巾扎在他的头上，坐在他床边缝她的衣服。站长在场时，病人只是呻吟，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喝了两杯咖啡，还一边哼哼着，一边给自己要午饭。杜妮娅寸步不离开他。他不时要喝水，杜妮娅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杯柠檬汁端给他。病人沾一下嘴唇，每次还杯子时使用虚弱的手握一下杜妮娅的手表示感谢。快到吃午饭时，医生来了。他摸了病人的脉搏，用德语与他谈了一会话，然后用俄语说，病人需要静养，过两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个卢布作出诊费并邀请他用午饭。医生同意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喝了一瓶酒，彼此十分满意地道别。

又过了一天，骠骑兵完全康复了。他异常快活，不停地又是跟杜妮娅又是跟驿站长开玩笑，吹着口哨曲子，跟过往者交谈，帮着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到驿册上，使善良的驿站长喜欢得不得了，到第三天都舍不得跟这个可爱的住客分手了。那天是星期天，杜妮娅打算去做午祷。仆人给骠骑兵牵来了马车。他慷慨地付了食宿费，跟驿站长告了别；他也向杜妮娅告了别，自告奋勇送她到位于村子边的教堂去。杜妮娅疑惑不决地站着……“你怕什么？”她父亲对她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吃了你的，就坐马车去教堂吧。”杜妮娅上了马车，坐在骠骑兵旁边。仆人跳上了车夫台。车夫抽了一鞭，马就飞奔而去。

可怜的驿站长不明白，他怎么会亲自许可他的杜妮娅跟骠骑兵一起坐车走的，怎么会昏了头受了迷惑，那时他的理智到哪里去了？不到半个小时，他的心便开始隐隐作痛，自怨自恨起来。不安充溢了他的心头，他忍不住自己也去做午祷了。走进教堂时，他看到，人们已经散去了，但是杜妮娅既不在教堂院子里也不在台阶上。他急忙走进教堂，神父正从祭台上走下来，手下人在吹灭蜡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但是杜妮娅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好不容易才决定询问神父的手下人，她是否来作过午祷，回答是她不曾来过。驿站长半死不活地走回家。他只有一个希望了。由于年少、轻率，杜妮娅也许忽然想起来乘到下一站，那里住着她的教母。在痛苦的不安中他期待他准许她乘坐的三套马车回来。车夫没有回来。傍晚时他终于醉醺醺地一个人回来了，带来了致人于死地的消息：“杜妮娅跟骠骑兵从那一站继续往前走了。”

老头承受不了这样的消息。他立即躺到前夜那个年轻骗子躺过的床上。现在驿站长回想所有的情节，猜悟到，骠骑兵的病是装出来的。可怜的驿站长生热病生得很厉害，人家把他送到C地，另派人暂时代替他的位置。给骠骑兵看病的医生现在也给他看病。他要驿站长相信，年轻人完全是健康的，当时他就猜到了他的歹意，但是没有吭声，担心挨他的皮鞭。德国医生说的是真话，还是仅仅想吹嘘一下自己的远见？但是他丝毫也安慰不了可怜的病人。刚刚痊愈，驿站长就向C地邮政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对谁也没说一句自己的打算，便步行去找自己的女儿。从驿马使用证上他知道，骑兵上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到彼得堡去。为他